

电影文学剧本



花老虎 邓亚平

苗疆烽火

责任编辑：亦 知
装帧设计：刘家峰

苗疆烽火

花老虎 邓亚平（执笔）

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河北省藁城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3 1/8 字数75（千）

1988年1月第1版

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3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49·24 定价：0.60元

ISBN 7-105-00202-6/I·56

序 幕

清乾隆年间，湘西某苗汉杂居的小镇，四周青山环抱，一条清亮的小溪穿镇流过，溪边石墙围抱的四合院和隐现在树丛中的三、四层的吊脚楼鳞次栉比。镇头驿道旁，青石碉楼林立。

逢场日子，云集的摊贩沿溪扯起各色篷布，绿树掩映的麻石街上，三教九流来往穿梭，熙熙攘攘。

杂沓的马蹄声，众骑兵簇拥一清廷将军匆匆驰来。

清将昂首坐在高头骏马上，左顾右盼，洋洋自得。

赶集的百姓惊惶避让，剃发留辮的汉民垂首鞠躬，而缠裹各式头帕的苗民则按当时的规矩跪倒道旁，伏地叩头。

一位卖鸡的苗族老汉年迈迟钝，跪下稍慢，便遭清兵鞭笞，蜷曲呻吟。

众苗人敢怒不敢言，切齿相视，暗暗攥紧拳头。

雾罩苗岭，春寒料峭。蜿蜒的山道间，走来一队运载官盐的马帮。

押运的清兵不时鞭打疲惫不堪的赶马汉。

一黑骡所驮的盐包被路旁的树枝挂破，沿途撒下盐粒。

坡脚，一随着母亲挖蕨根的小女孩发现了撒在石路上的盐粒，惊喜异常。

她蹦跳着奔过来拾捡盐粒，拿舌头舔舔，不懂事地藏入褴褛的破裙内。

监运马帮的清军把总在坡顶瞧见了，勒马，张弓搭箭，残忍地射死那可爱的小姑娘。

小女孩的母亲发疯似地奔出山林，抱起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哀声痛哭。

女孩的手内还死捏着那晶莹的盐粒。

偏僻的苗寨，云雾缭绕。

薙发的苗百户卑微地领着数十官兵强征苗民土地。

苗民起哄，拒征，与官兵发生了冲突。

官兵用刀、戟逼退悲愤的苗民，打碎原有的田地界碑，蛮横地插上“屯田”、“军田”等木牌。

苗妇甲按捺不住愤怒，她哭喊着扑过去，双手紧抱住自家的田碑，不让清兵砸毁。

一清将狞笑着跳下马，猛拔腰刀，凶残地砍断苗妇甲的双臂。

鲜血迸溅，染红了田土、石碑。

如泣如诉的无字歌在群山中颤响。

血浸的石碑间叠印出片名——《苗疆烽火》。

镇竿城外排列的站笼内，关满披枷带镣的苗人。

众清兵光天化日之下，窜入民寨，抢掠苗女，任意蹂躏。

萧瑟的山寨到处可见残破的碾房，烧塌的吊脚楼。

蒿草萋萋的荒坡上布满了垒垒坟冢。

在以上的背景上叠印出演职员表。

第一章

一

皓月当空，月华似水。

武陵群峰朦胧而幽静；近山黛绿，远山淡蓝。陡险的悬崖间不时隐现横亘苗疆的边墙。

叠印字幕：“乾隆六十年正月，在湘黔边境某深山里。”

翠竹，青松，枫香树环抱着蚩尤庙，月光透过浓枝密叶，斑驳地洒在油漆剥落的门楼上和爬满青藤、绿苔的庙墙间。

林隙晃动着提刀持矛的苗家后生们的剪影。

庙前巨伞似的古枫香树下，一头膘肥体壮的白水牯不驯服地摆动尖角戳着地面。

月光溶溶的敞坪上，湘黔边境各苗寨的寨长、百户、首领等两百余人神色庄重，或站或蹲，他们盯着虚掩的庙门，不时悄声耳语。

肃穆的殿堂内，数十油灯、烛火摇曳，淡蓝色的香烟缭绕。

石筑的神龛里，安放着一尊铜头戎装的蚩尤石像。这位传说中的苗祖右手执斧，左手持盾，栩栩如生，气度不凡。

神殿两侧，挂满无数飞禽走兽，正中方桌间供着一只斑毛死虎。

苗民首领石三保、石柳邓、吴陇登、吴天半等人跪伏神龛前，叩拜苗祖，神态各异。

石三保四十开外，长得虎背熊腰，浓眉豹眼。他岩石般粗犷的脸上微露笑意，显得开朗、爽直。他头盘雅酉白底黑条花帕，

蓝布对襟衣微敞，露出铁铸般的胸脯。

三十多岁的石柳邓，贵州苗人装束，他脸颊清瘦，目似朗星，满腮的粗胡子，左耳悬吊只蛮大的银环。

年近五十的吴陇登稍显发福，他眉毛胡须花白，使人想起德高望重的长者。他着凤凰苗服，却剃发留辮，眉宇间挂着难以揣度的微笑。

血气方刚的吴天半长着张娃娃脸，他厚唇如铁门，明眸似火炬，反穿粗制的熊皮背心，腰缠拇指粗的葛藤，斜佩一把弯柄苗刀。

石三保捧一束燃香插在神龛前的铜炉内，祷告：“苗祖在上，流官强霸田土，欺压苗人，无恶不作，天地难容。”稍停，他的声音逐渐激昂：“官逼苗反，小的石三保邀约湘黔千寨苗人驱除流官，重振苗疆，望法力无边的苗祖显圣，保佑小的旗开得胜。”

苗老司打扮的吴八月口念咒语，绕殿祭神。

他身材魁梧，天庭饱满，目光深邃，眉须微白，显得稳重而多谋。他头戴银冠，身穿大红袍，背插柳旗，嘴吹牛角，手举拖有垂地五彩布条的铜铃，正气凛然。

吴八月绕殿数圈，然后搁下牛角、铜铃，取出供在神案间那束蘸血的松明，郑重地递给石三保。

石三保环视众人，慢慢站起，将松明伸向蚩尤膝下的神灯。

松明噼啪燃烧，化做火炬。

众喜形于色，簇拥高举火炬的石三保走出蚩尤庙。

久候在庙前的头人们自动闪出一条道来。

数十后生搬来数口烧红的犁铧，铺在高高的台阶下。

吴八月口吹牛角，手舞柳旗，在众目睽睽下，赤足走过红犁，神态安详，如履平地。

石三保举火把昂然步下台阶，率众头领从容踏上烧红的犁

尖，夜色里，脚踩红犁，火星四溅，异常壮观。

众人为英雄们的勇敢无畏而欢呼。

石三保点燃坪心的一堆干柴，篝火熊熊，淡蓝色的火焰象条条长舌舔食着漆黑的夜空。

吴八月带领一群苗老司围火跳仙，并依次点燃东南西北数堆干柴。

吴八月抓过一只黑猫，割断其喉，滴殷红的猫血入酒坛。

无数粗陋的竹碗斟满猫血酒。

石三保捧酒带头跪下，他仰对苍天，慷慨激昂：“猫有眼，天有灵，我等兄弟在此歃血为盟，反清扶苗，生死同命，福祸共当，谁做卖客，雷劈火烧！”

众纷纷面朝蚩尤庙跪下，默然将酒举过头顶，信誓旦旦：“生死同命，福祸共当，谁做卖客，雷劈火烧！”

众人将猫血酒一饮而尽，跳跃的火苗映红了一张张刚毅不屈的脸。

这时，吴八月的四儿子吴庭义指挥后生们敲响竹笠、猴儿鼓、团圆鼓、大小苗鼓、大锣、龙钹，吹起一对弯长的白牛角，两对五尺长的铜质长号，数对大小苗唢呐，其声如熊咆龙吟，使空旷的山野显得更加森严。

吴庭义长眉细叶眼，穿青底栏杆衣，盘乾州花帕，少年英俊，器宇轩昂。

被粗藤栓在古枫香树下的那头白水牯受惊地绕坪狂奔起来。

石三保、石柳邓、吴陇登、吴天半各从枪架上抓起一杆梭镖，围住了惊恐的白水牯。

牯牛挣扎跃起，扯断栓鼻的野藤，血淋淋地扑向吴陇登。

吴陇登惊恐地后退，梭镖刺空，差点被疯牛踩伤。

众愕然。

吴天半一个燕子穿云，腾身跃起，骑在牛背上，双手攀住了

那对弯牛角。

白水牯撒开四蹄，狂蹦乱窜，企图把驮在背上的吴天半摔下来。

吴天半却早已跃下牛背，稳落在坪心，神色不变，扬臂朝人们致意。

众呐喊助威，纷纷举起挠钩、棕绳、将牯牛放倒在地。

吴八月频摇铜铃高呼：“牛倒正方，苗家吉祥！”

众欢呼雀跃，围住吴天半。

鼓乐齐鸣，数名彪悍的苗家后生涌入散坪，分剁牛肉。

篾穿的串串小块牛肉搁在篝火上烧烤，油烟直冒。

苗人们围着燃烧的篝火，分嚼牛肉，然后跳起欢快的芦笙舞。

吴庭义、吴天半领头吹奏芦笙，他们娴熟地不断变换着各种身姿，动作奔放而洒脱。

石乜妹等苗家姑娘踏着轻捷的舞步，唱起清脆婉转的苗歌。

石乜妹，圆脸白净，目似清泉，鼻子、嘴唇周正而纤秀。她耳垂银环，蓝布衫紧裹着丰满的胸脯。袖口镶着二寸多宽的五彩花边，那美丽的苗家百褶裙，伴随她苗条身躯的扭动，不时象荷叶般撑开，而彩丝与银饰缀成的披肩则叮当作响，清脆悦耳。

石三保、吴八月、石柳邓、吴陇登、吴天半等五人并列，提神运气，亮出铁掌。

他们怪吼一声，跳起，“啪——”劈倒耸立庙前的五根旗杆，大清龙旗慢慢飘落地上。

欢快的苗人踩踏着清廷龙旗，打出青底绣有金狮的苗军义旗。

石三保望着飘舞的义旗，狂欢的苗胞，喜泪盈眶，他扭头冲着沉思的吴八月嚷道：“八月大哥，这下好啦，我们苗家从此可以扬眉吐气喽！”

吴八月瞧他一眼，凄然笑道：“皇帝老儿怕不答应哟！朝廷很快便会派重兵前来弹压，吉凶难测，你我兄弟还得多尽心呵！”

石三保有些扫兴，他拍打着胸脯说：“脑壳掉了碗大个疤，三保我豁出这百十斤，也要跟官府拼它个鱼死网破！”

吴八月见他误解其意，抓住石三保的臂腕解释：“为了我们苗家，八月从不吝惜鲜血和生命！可对付吃人的猛虎，仅凭勇敢是不够的，还得多动脑子哇！”

石柳邓也走过来了，谈出了自己的主张：“八月大哥说得在理，敌众我寡，不可高兴太早，我们必须抢在朝廷大军到来之前，占领苗疆所有的厅城、重镇，屯粮集兵……。”

吴八月眼射异彩，兴奋地接过话题：“然后退据苗山，与敌周旋，以我之长，克敌之短，方能化险为夷，重振苗疆。”

石三保幡然领悟，他拉二位在篝火旁坐下，拣截枯枝在地下比划着什么，轻声相商。

那边，苗人们仍围火吃牛肉狂舞。

苗军义旗在篝火映红的树林、峰峦、刀丛间飘扬。

二

雄浑，高亢的苗族古曲音乐回响山野。

“统兵大元帅”的大纛迎风招展，石柳邓提刀勒马立于旗下，雄姿英发。

苗家兄弟姐妹扛着鸟枪、土炮、长矛、虎叉、勾勾刀等武器纷纷从黑瓦房，吊脚楼涌出，汇集于石柳邓马前。

吴天半、吴庭义等率领数万凤凰、乾州苗民攻打清军兵营——镇竿城。

苗军朝城头射火箭，掷火球，密如飞蝗扑城。

火箭钉在城楼上燃烧，浓烟滚滚。

清将驱赶清兵顶着打湿的棉絮扑往城楼救火。

苗兵排列，鸟铳齐发，打得清军官兵纷纷滚下城楼。

赤膊、脸涂黑油的苗民口叼钢刀，架起云梯奋勇登城，与守城官兵血战。

浓烟、炮火、厮杀的人影。

三

杂乱的马蹄纷扬，旌旗如云。

镇竿总兵明安图率千余清兵追杀苗军。

吴陇登率数百苗兵佯败，且战且退，将明安图诱往山野。

明安图骑高头枣色蒙古马，手提一粗浑铁棍，盛气凌人，根本没把苗兵放在眼里。

吴陇登把明安图等官兵诱入幽深的山坳，忽钻入一片密林中不见了。

恼怒的明安图正勒马搜寻吴陇登，对面的山岗上晃出十余戴鬼脸的苗老司，他们手握牛角“呜呜”吹着，号声低沉，似末日的呼唤。

这时，四面山头炮铳齐响，烽火骤起，震天动地。

苗军将士簇拥苗王石三保从烟雾中冲出。

石三保身穿虎皮坎肩、头缠小水桶似的青帕，挥刀直指胆战心惊的清军官兵。

战鼓咚咚，苗将率慁悍的苗兵披蓑衣，提火铳、勾勾刀，舞花帕漫山遍野杀来。

排铳阵响，勾勾刀闪亮，清兵死伤累累。

吴陇登也率佯败的苗军杀出密林。

明安图魂飞魄散，收拾残兵败将东西突杀，仍冲不出苗军铁

桶般的包围圈。

石三保率领苗军杀入清兵丛中，纵横驰骋。

明安图骇怕，强振余勇应战，被石三保一刀砍于马下。

纷踏的马蹄顿时将他踩为肉酱。

清兵折了主帅，纷纷扔了刀枪，跪地投降。

苗军击鼓欢呼，山野皆震。

雅酉城下，黑压压的苗人似愤怒的浪涛卷来。

数十门土炮齐轰，硝烟散处，城墙被轰塌、苗王石三保身先士卒，挥刀率苗军杀入城池。金狮义旗取代了城楼上的大清龙旗。

四

一只拳头将一个漂亮的盖碗砸碎，浑浊的茶水滴了一桌。

庭院幽雅的云贵总督府内，怒气冲天的清廷大学士、云贵总督福康安正拍案训斥治理苗疆的地方官吏。

福康安：“无能！尔等平日只知横征暴敛，贪得无厌，一旦国家危难，却都束手无策！”

福康安身材魁梧，方脸大耳，虽两鬓斑白，威武仍不减当年。他光着头，只穿件花衣领褂，腰拴紫金带，显得异常尊贵。

那伙官吏们跪伏地上，脸若白纸：“卑职知罪，求中堂大人宽恕！”

福康安杀气腾腾地盯着这伙无用的部下，气得脖间青筋暴起，筷子粗：“全是一伙酒囊饭袋，朝廷的体面都让你们丢尽了。”

福康安愈骂愈气，气血攻心，一口浓痰堵住了喉咙，他满是皱纹的脸憋成紫茄色。

贴身家将福贵忙过来替主子抚胸捶背：“大人息怒！别为此事伤了身子。”

少顷，福康安才吐出浓痰，无力地跌坐在太师椅间喘息。他目

光呆滞，久视地下，凄凉地自语：“明安图是跟随我多年的猛将，他死得这般惨，我能不伤心吗？”

福康安伸出二指在桌面戳出两个深洞，咬牙站起，咆哮：“我要血洗苗疆，替死难的一千四百名将士复仇！”

官吏们抬起头，讨好地望着福康安。

福康安打量着他们，余怒未消，蹙眉挥手：“你们都给我滚！”

“谢中堂大人！”众官吏如获大赦，叩头谢恩，默然退下。

福康安接过侍卫敬上的盖碗春茶，慢慢品尝着，闭目养神。

他忽睁开浮肿的眼睑，向立在一侧的家将福贵：“依你之见，圣上此番遣我统兵平蛮，征剿苗疆，成败如何？”

福贵满脸媚态：“这是癞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。大人三定台湾，又平金川、新疆、西藏，数番图绘紫光阁，久历戎行，声威卓著，乃当今皇上倚重之人，那伙避据弹丸之地的乌合之众，怎是您的对手？”他端壶替主子添茶，接着说：“大人自然是马到成功喽。”

福康安搁下盖碗站起，摇头苦笑：“不！他们若真是乌合之众，那明安图就不会葬身荒野，圣上也不会派我挂帅亲征了。”

福贵摸不透主子的心事，一时茫然无语。

色厉内荏的福康安突然拍拍福贵的肩膀，暴发一阵大笑：“不过苗蛮再厉害，也不可惧，想我福康安征战多年，可还从未吃过败仗，哈哈……”

这时，侍卫传报“四川总督和琳和大人，御前侍卫大臣额勒登宝大人求见——”

福康安惊喜：“快快有请——。”

少顷，鼓乐声中，和琳、额勒登宝着朝衣朝冠随一侍从上。

和琳干瘦，黄眉小眼，乃当朝宰相和奎的胞弟，曾任过两台御史，殿前参告过福康安，两人素来水火不相容。额勒宝登则长

得高大粗壮，一看便知道是出没沙场的武将。

二人与福康安打拱相见：“卑职参见大元帅。”

福康安抱拳还礼：“和大人，额大人请——”

双方分宾主坐定。

福康安抚须赞道：“二位大人来的好快呵。”

和琳：“贼蛮人众势众，朝野皆惊；圣主不安，在下受命剿贼，岂敢片刻耽误。”

额勒登宝性急如火，站起：“兵贵神速，望大元帅即刻出兵，解三厅之围。”

福康安摊开地图，笑问：“二位大人忠心可嘉。只是苗疆烽火四起，吾等是分兵退贼，还是合兵歼敌，本帅仍举棋不定，想听听二位高见。”

和琳察看地图，眉浮奸笑，他与福康安指图悄声耳语。

福康安大喜，以拳击图：“好！那咱们就兵分四路，先收拾石柳邓！”

五

旌旗如云，戈矛如林，清廷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苗山而来。

清平蛮大元帅福康安身着铠甲，头戴金盔，在众武将、侍从簇拥下，按辔徐行。

福康安勒马高岗，挥剑前指。

清军先锋花莲布率骑兵攻陷苗寨，烧杀虏掠，鸡飞狗吠，尸横遍野。

焚烧的寨楼上，受伤的苗兵在顽强抵抗，宁死不降，在烈火中壮烈牺牲。

石柳邓率苗军含泪告别故土，向云雾缭绕的深山转移。

苍劲而深沉的旁白：“清军七省十八万绿营兵分四路夹击松

桃，石柳邓寡不敌众，败退黄瓜寨。”

六

镇竿城头，围城的苗兵在吴八月的指挥下，秩序井然地撤进山林。

吴八月勒马于横跨沱江的木桥边，忧郁地望着浓烟滚滚的城楼，抖袖低叹。他扭头吩咐静候一旁的儿子：“庭义，你马上去见石王，劝他退守山林，不可持勇硬拼。”

吴庭义接令，调转马头，离开喧哗的队伍匆匆顺山道驰去。

七

永绥厅城郊，一座残破的古庙里，稍带醉意的石三保，与众苗将围火狂饮。

隆隆的炮声间歇响起。

石三保扔掉竹碗，揩去嘴角的酒珠，朗声大笑：“福康安、和琳又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们还不跟明安图一样，两只肩膀撑着个脑壳。”

石三保愈说愈兴奋，乘着酒兴，抄起一柄虎叉舞起来，他得心应手，刚柔相济，叉似流星，呼呼生风。他跺脚怪吼一声，虎叉出手，稳稳戳在粗大的庙柱上。

众苗将齐声喝采。

石三保指叉颇为得意，笑问站在一旁的吴庭义：“难道他们的脑壳比这堂柱还硬不成？”

吴庭义细眉微蹙，惴惴不安地：“石王，光凭勇敢只怕难退清兵，福康安能征惯战，和琳奸诈多谋，你还是先避一避吧。”

石三保大笑：“你爹什么都好，就这胆子比芝麻还小。”

吴庭义与石柳邓默然相视，不禁摇头喟叹。

八

乌云翻滚，松涛低吼。

吴八月持剑伫立在平垄寨头，凝望着灰蒙蒙的群山，忧心如焚。疾风吹散他的包头巾，象旗帜样披在肩上。

九

暮色苍茫，狼烟四起。

石三保的故乡——黄瓜寨火光冲天，受到数路清兵的夹击。

沿寨所筑的木城、石卡皆被清军稠密的炮火摧毁。

寨中的火药库被炮火击中，巨响，散布山坡的成片的黑瓦房、吊脚楼在烈焰中倒塌。

叠印字幕：“乾隆六十年四月，清兵攻陷黄瓜寨。”

黄瓜寨头，烧焦的古枫香树下，残破的“石王”大龕在硝烟中摇摆。

苗王石三保带领幸存的苗军将士持戟横刀，视死如归，欲与漫山遍野扑来的清兵拼个你死我活，愤怒使他丧失了理智，复仇之火烧红了他的双眼。

石柳邓等人匍匐在地，噙泪苦劝：“石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我们还是走吧。”

石三保扒下渗血的包帕，痛苦地瞪眼：“走？”他忽扭头咆哮：“不！我石三保宁守故土死，不弃乡亲生！”

暴跳的石三保发现了什么，突然一下子傻了。

老苗妇龙伯娘怀搂一啼哭的男伢从燃烧的山寨里钻出，蹒跚地朝枫香树走来。

她神情木然，皱巴巴的脸上挂着浊泪，缺牙的瘪嘴不住地颤抖。她着青裙素服，头盘雅酉黑帕，帕上还罩了块黑色的大披巾，然后再用细花带勒住，老态龙钟，象神话传说中的黎山老母。

石三保手握的宝剑“咣啷”坠地，他内疚地扑到老苗妇跟前，“扑通”跪下：“龙伯娘——”

龙伯娘深情地抚摸着石三保的头。扶其站起，轻声说：“三保，你走吧……日后替我们苗家报仇，就全靠你们啦。”

石三保痴望着龙伯娘，转身弹去隐泪，一咬牙说：“好，我走，您也跟我们一起撤。”

龙伯娘目光古怪，凄凉地苦笑：“我老啦，不给你们添累赘了。”她说，吻了吻怀中抽泣的男伢，双手递给石三保：“这伢儿的爹娘都让清兵给杀了，你把他带走吧，等他日后长大成人，好替爹娘报仇……。”她老泪纵横，呜咽难语。

石三保搂住男伢岩宝亲着，泪似涌泉。

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伯娘，保重，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……，万一我回不来，就让这伢儿回来看望乡亲们……”

悲壮的苗歌回响在燃烧的黄瓜寨。

山间翠竹根连根，
盘根错节长苗岭，
今朝拖刀砍了竹，
明年春来笋再生。

石三保等苗军将士朝燃烧的山寨拜了三拜，然后，含泪别了龙伯娘，背上小岩宝杀出清军的重围。

清军嚎叫着朝枫香树下扑来。

龙伯娘蹒跚地攀上岩顶，深情地目送亲人们远去。她回首望了望燃烧着的黄瓜寨，吃力而从容地跳下陡峭的悬崖，象千万个苗民一样，死在故乡的土地上。

十

马蹄碰撞山石，火星迸溅。相接的火把宛若长龙，傍山而行。

吴庭义、石乜妹率凤凰、乾州援兵星夜驰援黄瓜寨。

曙光初照，雾笼群山，漫游的云雾从这峰飞过那峰。

苗军淌过湍急的小溪，马蹄溅起无数水花。

苗军穿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，惊跑在清冽澄碧的泉水边饮水的一群黄鹿。

三岔路口，探马迎面驰来，作揖禀报：“庭义大哥，你们来迟了，黄瓜寨……已被清军攻破……”

“石王——”，吴庭义有如被螫，猛抽一鞭，独骑飞驰而去。

石乜妹震惊，与众苗军将士催马紧随。

十一

号角悲怆。石三保、石柳邓率数十永绥、松桃苗兵从浓雾中钻出，他们蓬头垢面，神情疲惫，伍乱旗靡。

吴庭义等人单腿跪伏石三保马前请罪：“石王，恕我们来迟。”

石三保面呈愧色，下马一一扶起众人。

石乜妹打量着石三保身后的随从，不见自家的弟弟，惶然抓住石柳邓的胳膊追问：“柳邓叔，我弟弟呢？我弟弟呢？”

石柳邓呆望着她，默然无语。

石乜妹从他异样的神情中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，她抱住路旁的一棵板栗树，放声痛哭。